

續資治通鑑

壽潛

續資治通鑑

PDG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九十八

起張園協洽五月
盡六月凡兩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章氏大觀二年五月乙巳生帝於大內
赤光照室八月賜名除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國公三年封廣平

郡王宣和三年進封康王資性朗悟好學強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飲宗立改元靖康人拆其字謂十二月立康王也金兵至汴京奉使
軍前意氣聞昭宗翰宗親王遂更請肅王爲質帝始得還八月被命再使軍前議和卒不赴留相州閏十二月欽宗詔帝爲兵馬大元帥開府相

州二年四月欽宗北遷張邦昌奉元祐皇后垂簾
聽政命帝嗣統帝次南京百官上表勸進乃許

建炎元年

金天會
五年

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築壇天治門左作冊告天撰文肆赦適太常

寺主簿張浚自京師至因以浚攝太常少卿導引行事昧爽登壇受命冊曰嗣天子臣構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
人內侵二帝北狩臣構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清京邑復兩
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于臣構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萬口一辭咸曰不
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讀畢帝南鄉慟哭久之卽位于應天府治之正廳簾陛如殿儀張邦昌率
百官稱賀改元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及歿于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
家一年選人在職者在職者並循資臣僚因亂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欠官貢不以名色皆
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
特奏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推賞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
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略者令禁從監司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

餘如累朝故事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是日元祐皇后東京撤簾 辛卯尊靖康皇帝

爲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讎聖德可令國史院據實刊

修播告天下 翁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賜鈔鹽錢十萬緡使修江寧城及繕治宮室以備巡幸

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請對略謂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今熙河五路進築州軍堡寨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宜

罷功明諭夏人示以德意諸郡守戍之兵分屯陝西見在兵馬與河東北之兵合六萬人分爲三屯一屯澶淵之

間一屯河中陝華之間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萬一敵騎南渡則並進深入以擣燕山之虛焚舟渡

河人自爲戰功未必不成也 壬辰詔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

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以范訥爲京城留守劉光世爲省視陵寢使耿延禧董耘高世則並提舉萬壽觀留行在

延禧耘仍兼侍讀趙子崧爲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梁揚祖爲徽猷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黃潛厚試戶部侍

郎范致虛知京兆府充南道都總管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爲北道副總管張深充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直徽

猷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 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

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陝析爲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同華陝府

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

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酉遙尊章賢妃爲宣和皇后舊制帝母稱皇

太妃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特上尊號 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 考異趙鼎之遺史上即立欽立後宮潘氏爲皇后呂好問諫止乃以爲賢姬案高宗念邢氏故久不立后恐遺史誤也今

門下侍郎耿南仲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帝薄南仲爲人因其告老故有是命 考異耿延禧中興記邢昌已復辟臣耿南

仲奏臣素拙遇皇帝竭盡愚直惟靖康行遣蔡氏其徒實繁必不利臣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且老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傳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信因泣下南仲誤國天下共知豈因行遣蔡氏被排之故今不取

甲午資政

殿大學士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功擬得相帝恐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因與綱忤直龍圖閣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楊維忠爲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賞翊戴功也黃潛善汪伯彥議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以孔彥威爲東平府兵馬鈐轄劉浩爲大名府兵馬鈐轄丁順爲滄州兵馬鈐轄秉義郎王善爲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順善作亂于河北乙未恭謝鴻慶宮帝大慟羣臣皆哭先是太常卿劉觀在圍城中與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願累朝寶冊悉埋之太廟至是觀導駕因陳其事帝嘉歎久之以五月二十一日爲天申節尙書右丞馮澥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李回知洪州呂好問守尙書右丞好問持元祐太后手書來賀帝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有是命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言者論時雍留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遺之殆盡及取其壻太學博士熊彥詩則設計爲免自以身兼將相請用二府韞蓋又竊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爲名有何面目復居都堂遂有是命自是受僞命諸臣稍稍引退矣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李綱至太平州聞帝登極上時事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搖惟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在昔人君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克體此道願陛下以爲法金宗翰既班師留諸帥分守河東北地萬戶尼楚赫舊作銀尤可今改屯太原洛索舊作裏室今改屯河中副都統素赫

舊作觀
合今改

舊作蒙
哥今改

屯真定蒙克

舊作鐵
野今改

進據磁相渤海萬戶大托卜嘉

觀察使張煥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丙申呂好問兼門下侍郎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徐處仁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初南都之圍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直祕閣庚處仁感

疾至是力疾入見而行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卒時前執政皆免輔獨留始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

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以待駕馭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行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五曰

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以謹秋防帝嘉納未幾以病卒諡忠達 丁酉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

兼御營副使初制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懈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

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

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因所部爲

五軍以王淵爲都統制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爲統制官又命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

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祖宗陵寢 遣統制官薛廣以三千人出內黃張瑄以二千人出開德共復磁州 邵溥爲京城副留守 王時

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吳玠自陳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

典刑詔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莫儔自陳久留敵營備遭困辱乞置散地詔以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毫

州明道宮 戊戌詔贈李若水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 以路允迪耿延禧爲京城撫

諭使王倫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爲修武郎副之又以傅吳假工部侍郎充通和使武

考異建炎置御營司史不載其本末中興小紀略書其事乃係元年七月並命
二相時又云除劉光世爲都統制並誤也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今據馬仲疏

詔翟興團結義兵保護

功六夫趙哲副之倫家貧無行以任俠往來京洛間京城破淵聖御宣德門都人喧呼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

彈壓帝解所佩夏國寶劍賜之倫曰臣未有官豈能服眾帝亟取片紙書王倫除兵部侍郎倫與惡少數人傳旨

撫定考異彈壓錄續康末李士美器相就第倫直造拜帝于堂下自願隨相公一入禁中士美辭以退聞會有旨令前幸執赴殿庭議事不得口撫之

入倫自陳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且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宣和中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直不可監果如吾言今國城既危臣當募死士數十萬願

陛下待上皇挾諸王塞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歲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翼日言已得蒙使萬餘悉願

効死時宰相何文顯已主和議兼以正道狂生恐激他變謂誅之類孫仲益得聞出都正道倫字也攷李邦彥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鄆州尋持

餘服方城園時未嘗召前宰議事明清議讓今據趙姓之遺史中興姓氏錄及倫本傳又賜劍事他書無之攷王鉅有為倫作御劍銘或有其事也至是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敵國問二聖起居既而議改男

為祈請使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為副而倫弁哲不遣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情康誓書畫河為界始敵求割

蒲解園城中許之潛善乃命刑部不得贍赦文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其乙未丁酉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

南應機進止 己亥詔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

非戎備無僱工若羣臣狃以故習導諛諱過大臣蔽賢所主非實臺諫糾謬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時

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陝西將官王德初隸劉光世為右軍將官德有威名號王夜叉 以胡蠡為高麗國信使

黃越副之 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

直徽猷閣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殺掠如故知漂陽縣楊邦乂亦起民兵討之綱至太平州遣使

諭以勤王始受節制然猶桀驁欲乘間逃去綱次江寧與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

于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礫于市誅黨四十餘人而令提舉常平王枋統其餘兵旋改鮑貽遜宣教郎楊邦乂

就陞通判江寧府 庚子詔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州崇信軍節度副

使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祕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責授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稅惠州中大夫

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承議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 壬寅封後宮潘氏帝在康邸宣和皇后爲紉之有寵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得留至是封賢妃以梁師成

第賜其叔父永思考異李心傳曰趙姓之遺史靖康初軍事才興宣和皇后使一小蠻背負被袂步行出內欲歸韋家潘氏門永思妻號邵君適在門側請入避風露宣和皇后遂追其家徐言是康王之母韋氏都君譚奉之出潘氏侍左右宣和皇后知潘氏婢而未嫁因求

歸康邸上出使河北時潘氏已奸復因無名位不在北行之數故靖康元年正月金數攻京城是時道君雖夜出門城中未亂宣和皇后不應徒步出宮若城破道君徒步入宮時上出使已久又妃非永思女其父永壽直翰林醫局紹興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贈太子少師日歷有制詞姓之前誤 江

淮發運使梁揚祖與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措置東南茶鹽公事置司真州時東北道梗鹽筴不通揚祖奏真

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毋得移用故有是命 以開封尹徐

秉哲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崧言京城人士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

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宮公取嬪御捕繫宗室盜竊禁中財物張邦昌

未有反正之心十人皆日夕締謀冀以久假至僭號時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廟諱邦昌皇恐博文則曰雖欲

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爲萬世人臣之戒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度

太和嶺至雲中留十餘日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問起居者至代州惟滕茂實迎謁于道茂實以靖康初出使時兄

禔通判代州已先降宗翰素重茂實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茂實聞淵聖將至卽自爲哀詞篆宋

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旗裏之授其友董銑翼日淵聖及郊具冠幘號哭迎拜宗翰逼令易服茂實

力拒不從並請侍舊主俱行不許考異汴都記少帝出城時茂實詣敵營上書遂留下或傳其爲尼庵哈內相與宋史不同今不取 癸卯詔以二聖未還罷天申節上壽常

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 姚平仲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劫寨不利傳者以爲亂兵

所殺靖康末復忠州刺史帝思其才命所在訪之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 乙巳詔諸路勤王兵還營令所在人

賜錢三千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卒初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水至白溝

考異李心傳云叔夜從瀋陽在哈東軍不知何以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翼然而起仰天大呼翼日扼吭死年六十三遙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又何東至金國不食死考異陳年要錄云諸書言翼在金國謀李淵聖孫傳北遷不知所終 丙午詔覃恩進秩惟侍從及宗

室南班官給告餘並尙書省出敕 知同州唐重上疏言今急務有三大患有五急務大率以車駕西幸爲先其

次則建藩鎮封宗子守我土地緩急無爲敵有再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

法令滋彰而官吏因緣爲姦朝綱委靡而士夫相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奔潰國用既竭而利源又失民心已

離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于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帥之臣擇循良之吏天下大計無出于

此 金人破河中府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考異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河中之破在此月乙亥張鈞續中初金人攻

河中守臣溫益遁范致虛遣仲連節制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力戰而外援不至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城破不屈洛索使擊殺之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考異呂中大事記告觀元年金之內侵三濟也

州之韓浩領川府之孫默秦州之李楨淮寧府之向子遠相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承讓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諫言靈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

宗開桑景詢曹謂郭中孝皆死于義雖以通判知郭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鐵趙叔較楊彭年亦死于義降者惟劉

豫傳亮等數人耳彼所以固守者以朝廷不棄地而有援兵也比元年即位敕書刑部指丁未路允迪守吏部尙書王襄領開封府職

事 詔文武臣僚非篤疾廢疾毋得陳乞致仕以士大夫避事求退者衆也 是日道君皇帝次燕山府館于延

壽寺考異編續錄載上皇事殊不足信趙子砥燕雲錄道君五月十八日丁未到燕山二太子遡看剪柳打毬飲宴上皇以烏凌噶色呼美

有迎奉勞遺以後宮曹氏曹武穆王彬之裔盛德后近侍也時司馬朴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朴私遣持

詣上皇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 庚戌宗澤充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權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直

祕閣知深州姚鵬陞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

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告往江浙改葬紳道君皇后父也未幾薨諡熹靖 考異大金甲戌錄從行官有鄭紳據增康餘錄正月廿七日上

皇輿輶至尼瑪哈寨門著紫道服帶道通巾趨入至幕次坐良久上皇云老夫得罪當北還但帝姬下降者乞留荷大恩尼瑪哈不答有頃鄭皇后自外至云妾得罪合從上皇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敢乞留許之紳因是得歸當得其實 壬子張邦昌以覃恩遷

太傅 丙辰張所爲尙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略云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不知誰爲此謀者

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闕百司皆在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根本之地以臣計之實有五利奉宗

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急于邊防五也一舉而五

利而陛下不爲臣知此時遷延別無長策不過緩急之際便于南渡不知國家安危在乎兵之彊弱將相之賢不

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大江亦不足恃徒使人

心先離中原先亂耳爲今之計允宜圖任將相協謀共力經營朔方鼓勵河北忠憤之人使人自爲戰則疆敵可

摧土宇可保京師可以奠枕而都矣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諭留之乃罷所言職潛善

意未已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黃叔敖棄城去孝忠入城肆焚掠盡

驅彊壯爲軍 丁巳范致虛爲觀文殿大學士 兩浙路提點刑獄季質試太常少卿質邦昌子壻聞僭位自繫

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至是擢用之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趙哲領達州刺史副之

邵興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鶻眼屯安昌執其弟招之興不顧飲泣死戰大破金軍 是月管幹

龍德宣贊舍人曹勛自燕中間道南還先是上皇至邢趙間燕王俱以絕食歿于慶源斂以馬槽猶露雙足至真

定過河十餘日上皇密語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臣民肯推戴康王否翼日出御衣三褫白

書領中曰可便卽真來救父母復諭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並持韋賢妃信令勛
聞行南還邢夫人亦脫金環使內侍付勛曰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瀕行復諭王菽祖有誓約藏之太
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者違者不祥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先是范宗尹主議和乃言綱名浮于實而有震
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會詔勸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留昇潭兵于泗自詣南都途次顏岐遣持人劾副遺
綱帝聞綱至趣召入見于內殿綱涕泣並辭新命且言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言者謂臣才不足以任
宰相則可謂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若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反可爲相則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
願乞身以歸田里帝曰朕知卿忠義靖康時嘗欲言于淵聖使遠人畏服非相卿不可綱頓首謝然猶未受命也
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濤貢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坐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 宗澤自衛南分
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入對帝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
政退綱留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一議國是略謂今日並主和議蓋以二聖播
遷非和則速其禍不知漢高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爲羽所得置之机上屢矣高祖之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
之昔金人與契丹戰必割地厚賂講和旣和則又求釁以戰二十餘載卒滅契丹金又以此惑中國至于破都城
墮宗祖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而後已也爲今之計專務自守建藩鎮于要害之地
置帥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
不敢以深入故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止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三數年間軍政益
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而雪振古所無之恥一議巡幸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

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既成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于太弱二則不置定都敵人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姦雄無所覬覦至汴梁宗廟社稷所在天下根本陛下卽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一議赦令略謂惡逆不當赦罪廢不當盡復選人不當盡循資格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僞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一議僭逆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願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戒一議僞命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軼僞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一議戰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一議守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一議本政略謂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唐至文宗可謂衰弱武宗得一李德裕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相上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我朝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爲言以至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恥一議責成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議修德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帝與潛善等謀之翼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僞命二章不下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爲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金左副元帥宗翰還西京金主詔曰自河之北今旣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遂相堅守若卽討伐生靈可愍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倘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于俘掠輒肆蕩毀者底于罰辛酉名潛邸爲升陽宮以徐秉哲假資

政殿學士領開封尹充大金通問使秉哲不受命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 壬戌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詔置檢鼓院于行宮便門外以達四方章奏 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以岐嘗論李綱

故也范宗尹亦求去乃詔爲徽猷閣待制知舒州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錢伯言爲開封尹 詔宗室銜

位不書姓名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軍銜奏事並不著姓至是趙子崧以表謝上黃潛善近旨劾之

乃申明行下 癸亥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所過巡尉伴送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月具申

尚書省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意議廢趙氏脅迫二聖出郊又受僞金爲執政實爲罪魁時徐秉

哲已先竄于是移時雍高州吳玠永州莫儁全州並安置呂好問謂綱曰王業艱難正納汙含垢之時遽繩以峻

法懼者衆矣綱不納 贈徽猷閣待制知懷州霍安國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

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仗節死義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餘

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恤乃自安國及劉韜以下次第襲錄復詔諸路詢訪死節以聞 初賊祝靖寇荆

南安撫使鄧雍遁賊乘勢欲渡江知公安縣程千秋率邑人及廣西湖南勤王之兵在邑者禦之復遣人渡江焚

舟毀棧殺賊甚衆李希忠繼至千秋沿江設備唐懋自鼎州復調本路弓弩手助之賊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禕

樓更令歲燕歸王元孫孝穆公世獻子 部官兵戍武昌縣賊閻謹犯黃州其徒縱掠既去令禕渡江存撫黃人德之自金再圍城京西湖

北諸州悉爲賊寇侵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縱之郢州舒舜舉與荆南德安皆失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子

櫟知襄陽府直徽猷閣黃叔敖知蔡州直祕閣閻孝忠知漢陽軍朝議大夫李彥卿能守境捍賊至是李綱言于

帝奪雍龍圖閣直學士罷德先等三人仍奪其職遷子櫟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祕閣修撰孝忠進一官彥卿直祕

閣下秋進二官通判荆南府而擢令裨直龍圖閣知黃州 甲子詔稿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蠲賦役改弊法招

羣盜案賊吏綱又言靖康間號開言路遇有議論無峭者輒加遠竄其實所以塞之也帝乃詔靖康敢言之士有

竄逐者悉召還 李綱以覃恩遷正奉大夫仍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爲朝廷固守

原折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真定懷衛澤四郡字心傳云去冬尼瑪哈破威勝軍及絳州今春石州繼破不但十一州也或此時綱猶未盡知其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

才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中尤急者當先理河北

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七郡其餘率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

數千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

俾自爲守否則食盡援絕必爲金人所用帝許之 復帝姬爲公主于是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封秦國淑慎長帝

姬封吳國

考吳中興小紀書在八月壬寅放八月乃石端禮爲始始事也 始張邦昌既廢范瓊不自安朝議以其握兵特詔節義所以責士大

夫至于武臣卒伍理當闕略惟王宗濬首引衛兵逃遁以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此外一切不問以責後效 乙

丑馬忠爲河北經置使張所直祕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以王淵代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詔自今以

絹定罪並以二千爲準舊制以絹計賊千三百爲一匹有言絹直近高乃改定 丁卯詔河東北郡縣略謂河東

北國之屏蔽靖康間以金人憑陵不得已以割地爲名將以保全宗社今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兩河之地何割之

有方命帥遣師以爲聲援州縣守臣有能保一方及力戰破敵者當卽授以節鉞應移用稅賦辟署將吏並從便

宜其守臣皆遷進職餘次第錄之 喻汝礪爲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見帝復命爲郎汝礪因對近聞遷都之議臣以爲敵可避都不可遷汴都天下根本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于敵矣夫以諸葛

亮之才而不能輒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溫者蓋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揭然一方安足以當其疆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帝命赴鄴堂與李綱語綱奇之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絹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渡河陛下宜急爲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酖毒之憂帝嘉納之戊辰以宗澤知開封府澤聞黃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三路爲祖宗基命之地今聞刑部指揮不得騰播赦文于兩河蒲解是欲裂前一王一統之宏規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誰爲此謀不忠不孝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帝壯之以澤知青州召建康殿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李綱言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忠義之士加意撫綏非獨外憂且有內憂帝乃徙澤知開封府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孝序帝許之己巳俞向改知陝州向初除朝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代姚古也至是以孫昭遠代之朝廷先聞昭遠在陝西就除知陝州既而令將所募西兵赴行在內鄉賊尙虎有衆萬餘昭遠破之至南都入見卽以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兵三千人付張俊昭遠獨與蜀兵數百之河南庚午尙書右司員外郎蘇遲直祕閣知高郵軍既至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留遮境不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依舊在任徙遲知婺州汪藻言今以士瑗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幾四凶之罪也不可使之在任以士瑗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可使之降官一士瑗之身而賞罰如此臣竊惑之願斥士瑗以爲後來鄙夫之戒不從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塽赦天下籍諸路神霄宮財穀付轉運使充省計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采者看詳官由尙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上書人盡還合得恩數諸郡縣各舉才謀勇略可仗者三人赴都御司量才錄用始李綱言陛下卽位赦書不及河東北勤王之師夫

兩路爲朝廷堅守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義之心至勸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荷戈擐甲冒犯雪霜疾病死亡不可勝數倘不加以恩卹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今赦並示德音帝從之唐重充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直祕閣劉岑自河東還行在帝問可守關東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請大夫提舉陝西常平公事鄭驥除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時軍興之後軍府壁立重乃告之于成都府路判官趙開籍其資修城池備供張且率長安父老子弟請帝駐蹕漢中治兵關中驤亦疏言長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灼然乞爲駐蹕之計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絹于北京河東衣絹于永興軍以待支取于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是日班軍制凡師行鹵掠違節制者死臨陳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乙亥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悉募士人有產籍者置武尉以掌之縣令領其事凡四縣置二將射士挽弓至二石五斗以上及教頭滿七年無過者皆補官江浙淮南諸路大縣增二百人小縣百人從之尋用知光州任詩言每半歲令通判詣縣案閱未幾復增于閩廣荆湖等路且令提刑按察應募者免其身丁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兇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不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皆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命留守范訥械繫之聞于朝戊寅汪伯彥進知樞密院張慤除戶部尙書李綱言慤以曉財利勤幹稱判曹事乃其任也今除太峻未副人望乞稍緩之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至于執政臣固當與聞者傅雱遷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

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河東獨未有人李綱言今日之事內修外攘使國勢日彊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旦暮之忱可也帝乃命綱草二帝表致書宗翰勞遂與其副馬識遠行 己卯詔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以

受功狀三日不行罰行賂乞取者依軍法仍以御史一員領其事用右正言鄧肅請也 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

爲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授之沿河淮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

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楊廬考吳中與小紀作淮西帥治壽春今從綱奏

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爲九路考吳小紀載綱此疏沿河置京畿大名開德府橫海軍京東東西京西南北陝西凡九路與建炎進

退志每路文臣爲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次

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臣爲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授副總管

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

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

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自帥府外要郡四十河北開德府棣博州京東慶府登萊密州西路濟南興仁府瀋州京西河陽懷昌淮寧府蔡汝州南路唐鄧州永興路陝西華州淮東宿遷州淮西壽春府亳州江

東宣江江西虔州湖北德安府鼎鄂州湖北漢陽府蕪湖府浙江湖州嘉興府杭州寧波府紹興府衢州嚴州處州

南衡州浙西鎮江平江府湖州常州浙東婺州明州次要郡三十六濱沂淄濰濟金均房同耀泗真海和舒蘄濠黃光饒信太平吉撫筠永道遺岳復秀溫處台衢州永靜軍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

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

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船餘路悉委憲臣措置 范訥落

節鉞淄州居住鄧肅論訥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衆自護今在東京揭榜有曰今日汴京已爲邊

實資台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高宗皇帝

面兩河之地陛下未嘗棄置軍民效力幾于百萬日有捷音訥乃呼爲邊面且日思去計嘗曰留守之道四戰守

降走而已今戰則無卒守則無糧不降卽走耳此語大播郡邑非屬風聞漢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

比乎考異中興小紀李綱素與訥不協故蕭論之攻訥爲大將擁重兵當時並不動王高宗久謂之爲庸人非因與綱不協故也熊克議論多不喜李綱今不取疏入遂有是命 金右副元帥宗望還自涼陁庚

辰以寒疾卒宗望首勦南伐之謀兵機神速故所向克捷旋封魏王後改封宋王諡桓肅考異繫年要錄作諡神武傳聞之誤也今從金史又燕雲錄

云七月二十日太子住御寨離燕山七百里到涼陁傷寒病亡金史宗望之歿自時漢國王宗傑相繼卒後諡孝悼宗傑宗望皆太祖

在六月庚辰非七月也要錄又云擊越冒暑以水沃背得寒疾死疑亦傳聞之詞

子宗傑聖穆皇后所生宗望欽憲皇后所生也考異金史宗傑未嘗統師其南伐者宗望也繫年要錄誤以宗望爲宗傑又誤以宗翰爲宗傑蓋由得之傳聞故書名誤要錄又云金主遣使諭宗維止南下之兵不聽蓋宗維久

專權金主不能令唯守虛位而已案宗翰爲金重臣以功名終寧有專權不奉命之事此敵國傳聞虛誣之詞不足信要錄又云上皇至燕淵聖尙留雲中宗傑聞上中興議歸上皇謂好宗維未之許會其死遂中輟案宗望首督南伐之謀豈嘗遍歸敵宗皆傳聞之誤也 詔以二聖

未還郡縣官毋得用樂 辛巳詔沿大河置巡察大使自白馬濬抵滄州分地以爲斥候 李綱言國家禦戎皆

在邊郡金人乃擾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與

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平錢造衲衣二十萬尺市竹槍箭簞弩椿輪行在帝嘗問綱靖康初能守京城金人

再至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舊作粘沒喝卽宗翰兵失期不至再來則兩路並進初

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召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中要地四方

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卽位之初將士用命其後

刑賞失當人盡解體城中無任責之人敵至造橋渡壕全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壬午張懋同知

樞密院事 甲申詔尙書戶部右曹所掌坊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務並歸左曹以尙書總領 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盡數申尙書省 以宗澤爲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抗疏請帝還京不聽 錢蓋